

我的生涯

一個俄國農婦自述

託爾斯泰編定

李藻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我的生涯

一個俄國農婦自述

託爾斯泰編定

李藻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引言

此書由法國 廈爾萊·沙羅門 (Charles Salomon) 君譯爲法文，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

沙羅門曾親訪托爾斯泰，托氏令其以此爲學習俄文之課本；沙氏以之譯述，頗能活躍的寫出著者原來之精神及原書之文情，延至去年，此譯本始公刊於世。托氏死後，沙氏尙居俄國，日與托氏夫人蘇菲·昂德維娜 (Sophie Andriévna) 談論托氏生平及其著作之根源，蘇菲抄寫『戰爭與和平』有多少次。在一八九三年托氏以此書示於其夫人，甚賞歎之，並述其來源。托氏老年，常一人散步於森林內，騎馬遊景，或洗浴河中，其情況可想。

托氏死後一年，沙羅門於一九一一年曾親至托氏偕其婿米色·賽該維亞 (Michel Serguéovitch) 及其女達娣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 (Tatiana Lvovna Soukhotina) 出家後所死之地，高柴底 (Kotchény) 得與主人們重敘其當年快事，而得補入此書中爲俄政

府所檢查刪去者。

此書過於機械式的敘述，紀事無理想之可言，此層托氏在一八八五年也曾說及；他還說過：「此書不是爲平民的，然爲我們（有智識者）卻甚好。」但當他於一九〇二年以兩個『蘇』（約合中國四十個制錢）在『包斯來泥克 Posrednik』通俗叢書中出版時，竟完全忘掉從前他所說的：此書不是爲平民的。那時他只說這東西不是給孩子們的，並且寫着：爲成年以上者（Pour les adultes）。此書第一次是在一雜誌登出。托氏爲之取名『巴比亞·多力亞』（Bobia Dolia）卽『村婦之命』（Le Lot de la paysanne）。並毅然謂其非此書著者，亦未署其名於書面，以示自己懷抱之情感。

自義阿司萊阿·包李阿拿（Jasnaia Polian）有幾百米尺遠的高查集（Kotchaki）地方，有位婦人，名阿妮沙，因所遇之不幸，隨其夫放流於西伯利亞，數年夫死，遂復返鄉，於一八八二年又與其村中看教堂者結婚。許多俄國的鄉下婦人傳說，當此婦女口述其歷史時，托氏夫人的姊達娣阿娜·昂德維治·考司曼司開夫人盡心悉聽，遂筆錄此傷心動情之苦史，而成

一書。托氏熱狂的評判其姊妹所示之記事，置於自己著作之上，以其真出自民間也。雖有俄人疑此書之來源，然彼等深悉托氏之爲人，故或疑此書完全爲一村婦之作，而復歸功於托爾斯泰。

俄國平民因久屈於專制帝國與宗教的聖訓威壓下之故，遂爲此書文理簡單之大原因。巴黎『自由人報』評云：此種簡單處或即俄國被壓的平民之真藝術也。

托氏本會親授阿妮沙之事與沙羅門，然沙氏今爲釋疑之故，特寫信給托氏女兒，詢問當時此篇紀事經過之種種（覆函見後）我們使可知阿妮沙的紀事在托氏著作上有何位置。我們更可見出俄士之大文豪，與其平民相交之深厚。

書中兩個主要人：達尼魯（Danilo）和阿妮沙（Anissha）都是大俄羅斯（俄國之一部）的鄉下人。讀此後，使見出男子不及女子所負責任之重；而女子爲其心愛之丈夫兒女，犧牲的精神活現紙上。阿妮沙雖爲一誠實之基督徒，然老年時，爲自己享樂的關係，不能再與人結婚以遂其終生。達尼魯爲窮困所迫，不能生活，因偷一牛竟被流放於西伯利亞，此等處足

顯出俄政府之暴虐，平民受其壓抑，社會上缺乏正義，農奴制之遺害，監獄之黑暗，都歷歷從一不識字，不會寫之阿妮沙口中，於不知不覺間發出。惜一部份爲俄政府所檢查刪削，使讀者不無遺憾。

沙羅門謂：俄國平民從未逃出其奴隸的境遇，至今日所受壓迫已達極點，此極點即「自由」興起之時，覺醒的平民，最近的將來便可立見之。

法文本原有沙羅門引言一篇，大旨可見於此，譯者對於沙氏引言中之意見，覺無全譯中國文之必要，故略之。此爲譯者所當聲明者。

至於譯文自不免錯誤，甚望讀者指教，俾得更正。

譯者誌

一九二四年二月。

達娣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給廈爾萊沙羅門的信

……阿妮沙述說她的歷史與考斯曼斯開夫人。我的姨母按字按句的跟着這位婦人的口講默寫下來。我曾親在其場。這位鄉婦講着一種很美麗的通俗語言：都拿政府境內的語言，爲俄國中部的鄉下話。我父親非常同情於阿妮沙，有時也坐在默寫場中。

我姨母考司曼斯開修改過字或幾個句子的構造。司塔可夫(Strakhov)只作文法上的修改。我的記性很是不好，記不起是他（司塔可夫）還是我父親作第一次的修改；但是我記得我父親改的十分恰當。我不止抄寫過一次呢。數日內我父親只忙碌於此紀事，並且完全專心用一種真的熱情來工作。

書名是他起的，當時沒有立刻找好，不知換過許多次。當現在這個名字由尼古拉維治（托氏的小名）找到的時候，人人滿意。

你對於我父親在此題目上所論種種的設想，完全是的確的真實。我記得最後的都是他

的（註一）你沒有錯，一點也沒有錯，選了這本紀事：我的意思以為這是俄國平民的很好的紀事。

我從沒有見過給鄉婦們讀此書時，她們不流淚，低聲的說（註二），叫出些：啊！和哦！許多最誠實者，她們自己完全憂愁的表同情於此歷史。這就是我所能告訴你的，完全在「巴比亞，多力亞」上的……

莫斯科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一）在去信上，我曾指明此紀事某一定的地方，想為托爾斯泰的手筆。如阿妮沙看出她愛邊尼魯，風吹動小兒的搖籃，淚為上帝之一恩賜。大約多是結論處。

（註二）來信所說之讀者的低聲，可如此說哦！可憐的不幸的婦人，這是我們的命運，眼淚，絕不是幸運，那真是我們的苦命！我，我也離過，我可憐的孩子們，我的華尼阿病了，我的瓦西亞當兵去了，聽不得彼得的消息，並且我丈夫要死了！——帝啊！幫助我，憐恤我們，上帝啊！

沙羅門註。

目次

引言

達娣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給廈爾萊・沙羅門的信

一

阿妮沙對於米卡義祿之失愛的愛。家人使其嫁達尼魯。達尼魯的養母高斯麗喀向

阿妮沙的父母求婚。

二

翌日米卡義祿與阿妮沙之會談。晚上高斯麗喀送來定禮給阿妮沙。不好的接待，高

氏告知阿妮沙的父母。初次會親。

三

十五大位，自阿妮沙父母家異之家族的喜慶筵。阿妮沙之飲泣。

四

翌日行結婚禮。 宮童去迎新娘。 引新郎來。 進教堂。 『司瓦喀。』

五

拜訪神父。 進新家庭。 新大婦同食。 起床。 束裝。 新家庭中爐前卜其位置。 喜餐。 三天的熱鬧。

六

夫婦的生活。 婆婆高斯麗喀的性格。 高氏引誘阿妮沙以情夫待其弟。 阿妮沙之拒絕。

七

高斯麗喀之威嚇，阿妮沙有一情夫馬梯·巴斯基力。阿妮沙與達尼魯之解說。

八

阿妮沙結婚後四年，懷孕。 受不住再和高斯麗喀過普通的生活。達尼魯和她決意到

隣居巴斯力·拉烏毛文基家過活。 分家。

九

拉烏毛文基和魯淑嘉家中的生活。 初次的苦痛（生子）。

十

達尼魯空費力找不到一個收生婦。 魯淑嘉代之。 達尼魯之喜。 祝福。 選認新父和

教母。 阿妮沙自養小兒的一天起愛其丈夫。

十一

翌日阿格拉帥娜（哥路奇喀）的洗禮。 洗禮之餐。 禮儀。 拉烏毛文基的請求，阿妮

沙滿三日使又作了。 阿妮沙受冤苦。 母恩。

十二

高斯隆略之讒言；使魯淑嘉疑阿妮沙爲拉烏毛文基之情婦。 魯淑嘉之嫉妬。

十三

達尼魯和阿妮沙離開拉烏毛文基老人家。分居。哥路奇喀之死。父母的難過。

十四

達尼魯和阿妮沙自己立家。困難。窮困的壓迫。

十五

大災難。窮困。達尼魯墮落，爲壞少年所誘。做賊的商議。勸阻及阿妮沙的憂戚。

十六

達尼魯行竊後返家。

十七

賊們從菲立賓家中偷牛，不幸全爲村夫們所捉捕。達尼魯逃免。阿妮沙的憂戚。

十八

翌日警官捕捉昂德和達尼魯。

十九

達尼魯入獄。他的婦人的探望。到一年頭判罪放流西伯利亞。生女。阿妮沙決意

伴達尼魯行。她和孩子們同入獄。

二十

起程赴莫斯科。到。監獄裏過活。達智喀病。使其進醫院。醫生之欺騙。

二十一

醫院中達智喀之死。管理婦之殘忍和欺騙。

二十二

監獄中的管理。

二十三

起程赴呢呢(nijn-novgorod)。佛勒喀河中之船上旅行。到柏兒木。

二十四

華尼阿和馬嬭進柏兒木的醫院。怪人。死人之床。

二十五

柏兒木的起程。

華尼阿掉下囚車來。

二十六

到都門之前，達尼魯重傷。

達尼魯進醫院。

二十七

達尼魯之死。

二十八

阿妮沙之失望。

憂戚。

阿妮沙受都門醫院管理員的婦人欺騙，如同在莫斯科的醫院

中受管理婦的欺騙。

二十九

阿妮沙請求還鄉。

監獄裏管理員伊凡·昂德維治之恩情。

送阿妮沙與其婦娜大利，

塞格閏拉同住。

三十

娜大利收留下阿妮沙和其兒女。

三十一

富商想要阿妮沙的一個兒子去承繼。阿妮沙之遲疑。默想以王司卡給人。但最後，

卻不能讓與人。

三十二

回家鄉的起程。到烏康司格。住醫院。阿妮沙在一驛站上被竊。

三十三

由佛勒喀和呢呢返至莫斯科。到邵拿及其家。阿妮沙過寡婦的生活。

三十四

阿妮沙再嫁與看教堂的伊凡·米奇梯治。

我已經結婚了。我還不到十七歲，家中就給我擇女婿。這是在自由前二年經過的事。我住在父母家裏過活，一點東西不缺少，這也不是過豐富，也不是過於貧苦，實是鄉下一種節儉的生活。年紀大的人都到租田（註一）裏去。我留在農舍看管家禽。生活是自由、美好的。大姑娘像我這樣真快活。有時要唱歌或是跳舞，總是我的第一。我的同伴們和我出去玩快樂時，總是我領着頭兒。隨着家裏給我找些求婚的人來，我看不中他們。因為我已經有個意中人。但是人家不給我說這一位。

這位不是一個鄉下人。他在我的主人家裏作活，住在車房，他的名字是米卡義祿。（註二）我常常在田裏看到他，就把他放在心裏了。他也留眼看我。有時如果他望見我在那邊，他便翻着一根草的事兒來與我周旋攀談。

這一天好天氣。他來向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你等我二年：我們就要自由了，那時我便娶你。」（註三）

「我怎能這樣等着你呢？你很可以再尋一位別家的去。二年後我們才自由麼？真是難知的事啊。」

他說：「阿妮沙啊，假使你不等着我，你便要後悔了。」

我倒很想配於他。只是我在這裏拒絕了這一個又等着那一個——真是難爲情啊。

到後來，要把我給本村裏農夫達尼魯結婚了。達尼魯是一窮家；他不是親生子，是個過繼的兒子。我們村裏一位婦人未生子以前收養下他的。達尼魯長大，成年了，他家的人就給他選媳婦，要找一位能作活的好婦人。達尼魯母親就挑選到我做他過繼的兒子將來的老婆。在這個時候我們村裏是不嫁女兒到外村去的。

秋天（田禾已經收割進了倉），一天清明的夜裏，高斯麗喀到我家來，這是達尼魯母親的小名。我的父親母親都在大房裏，我在旁邊小閣裏。她一直向我走來看，我就知道這是爲什